

**编者按:**为重温南通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抗击日寇的事迹,进一步弘扬抗战精神,南通日报社和南通市档案馆联合开设“档案人讲述抗战物件故事”专栏,挖掘馆藏与抗战有关的档案或物件,讲述背后的故事,再现80多年前发生在江海大地上的峥嵘往事。



## “一枝梅”天生港锄奸

◎本报记者施亚泽

杨勇伟用过的  
手枪套



日军为消除新四军对南京、上海等战略要地的威胁,巩固其占领区、维护长江下游航道的安全,于1943年春把“清乡”扩展到苏中抗日根据地,意欲彻底清除这里

的抗日力量。当年4月1日,中共苏中四专署宣布实行抗日戒严。同日颁布了《反“清乡”期内紧急治罪条例》。《条例》规定,为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群众利益,惩治汉奸、敌特的破坏,对“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特务处以极刑,并授予区级以上政府和民众

团体以执行之权。把生杀之权交给群众。锄奸活动从最初的个别秘密锄奸逐步发展为公开的群众性的锄奸之后则形成了群众运动,成为反“清乡”初期的主要斗争形式。在锄奸斗争中,短枪队发挥了重要作用。4月21日,由杨勇伟带领的

短枪队首次执行任务,就潜入敌人重兵把守的天生港,击毙了来此进行“清乡”有关工作的如皋封锁管理处主任凌月东,有力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在市档案馆沈佳豪同志就几样当年旧物展开的娓娓讲述中,我们走近了那段历史、那些人物。

### 一封家书,吐露英雄情怀

“我为了我的事业,我为了中国能独立幸福,为人类自由平等而斗争。这一伟大的革命事业,不是短期内可以成功的,定要经过很长的极艰苦的工作。要有很残酷的流血过程……我对于家里的一切,再不可能顾到丝毫了。一切望小弟弟担待了吧……”

这是杨勇伟1941年所写的一封信,被其后人捐给了上海市宝山区档案馆。

杨勇伟(1921~2012),宝山区顾村镇杨家堰人。杨家堰位于日军进攻上海的必经之路,“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杨家老小19口人被迫逃难,途中有8人丧生于日军的飞机轰炸下,幸存者也流落到三个不同的难民营。杨勇伟做学徒、打零工维生之际,还到夜校读书,并参加过表演艺术方面的培训,掌握了一些化妆技术,在日后的工作中发挥了作用。杨勇伟逐渐接触到进步思想,1940年加入崇明抗日游击总队,在特务中队七班担任班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期间,杨勇伟参加过著名的黄桥战役。在反“清乡”斗争中,他率领南通短枪队多次行动,让日伪头痛不已。解放战争时期,杨勇伟又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以及解放上海的战斗。杨勇伟的儿子回忆,父亲生前说得最多的话是:“我只是幸存者,真正的英雄是那些牺牲的烈士!”

### 一只枪套,叙说抗日记忆

在新四军纪念馆的馆藏中,有一只棕色的旧手枪套,说明是“抗战时期新四军敌工英雄‘一枝梅’使用的皮手枪套”。这位“一枝梅”就是杨勇伟。他带领南通短枪队执行任务后,往往会在现场留下一张传单,写着“飞檐走壁,来无影、去无踪”,署名“一枝梅”。

短枪队的正式名称叫“政治保卫队”,因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指示,从部队和公安部门抽调一批政治上坚定、富有作战经验的人员,配备短枪,组建“政治保卫队”,坚持原地斗争。

杨勇伟生前回忆:“一天(1943年2月下旬),县警卫团政治主任韩念龙同志把我找去,先详细谈了目前的形势,然后对我说:‘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县团主力要撤到清乡圈外去,另外组建一支短枪队,留下坚持原地斗争。县委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我接受任务后,组织上很快从县公安局调来了三名政保队员……还从区队和地方干部、民兵中挑选了部分骨干,一共二十来人,都是政治可靠、英勇善战的优秀战士。接着,我们抢在敌人全面开始清乡之前熟悉了全县重要集镇的地形,掌握了多种短武器的使用方法,并进行了应付紧急情况、化装侦察、翻墙过河等方面的训练。”

杨勇伟和南通短枪队在敌人6个月的“军事清乡”期间进行了

40多次战斗,击毙日伪军14人、汉奸7人,俘虏13人,起到了反“清乡”先锋作用。当时的延安《解放日报》曾以“不是敌人清乡,倒是新四军清乡了”为题报道了他们的事迹。

### 几页档案,佐证锄奸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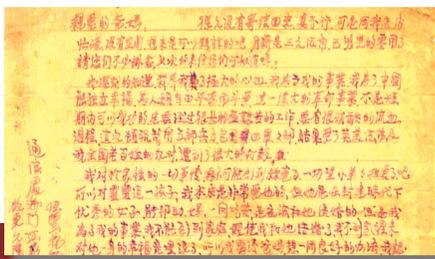
1943年4月中,短枪队得到命令要消灭一名汉奸,但并不掌握此汉奸姓名、外形等具体信息。杨勇伟等经过化装侦察、分析推理,终于锁定了目标。4月20日夜,他们直奔天生旅馆,据杨勇伟回忆:“我们很快潜到天生旅馆附近。这时,旅馆后院的竹篱笆门已经关上了。大家灵巧地把篱笆门扭开。按照分工,向导和一名队员在门边把守,我和周伟进去动手。我们闪过两道门,摸到了老板厢房背后。听见里面正在搞堂会,唱戏的、拉二胡的、作陪的,闹哄哄正热闹。向里一瞧,真巧,那个封锁主任正坐在靠窗的椅子上,西瓜脑袋露在窗口上,对面沙发里半躺着一个军人模样的人。惩治这个汉奸的时刻到了,我把枪轻轻往窗台上一搁,狠狠地扣下了扳机……”

从南通档案馆馆藏的汪伪清乡公署档案可以看到敌人眼中的事件过程。一份是第二区区长邵志成的:“……本月十五日有如皋封锁管理处主任凌月东带同员役五名,因装运封锁竹竿假住敝馆一号房间。不意于本月二十日下午八时四十分之际,突来不

识姓名暴徒多人,内有二人身着蓝色短衣,三人身着黑色短衣,另把风者多名,均手持短枪、手榴弹,由前后包抄蜂拥而入……一暴徒即举枪向民射击,幸未命中,又将手榴弹抛掷,亦幸落于沙发之上未得爆发。其余暴徒纷纷持枪轰击,当击毙如皋封锁管理处主任凌月东一名暨击伤工役李开才一名……”另一份是警察局长傅来群的,称第二区署长张其坪报告,其手下吴鸿文等6人在天生桥上巡逻检查旅馆时,听到枪声和呼救声,并据天生旅馆主人报告了事情经过,“……据此职(指吴鸿文)随即伤警士一名回署,加派巡官长警加以戒严,一面通报天生港自卫团及友军警备队协追。该暴徒等已从是馆后门芦柴篱笆逃逸,经追赶未获。及查该凌月东缘系如皋封锁管理处主任,装运封锁竹竿,暂宿天生旅馆,身被击中数弹,气绝身死……”

苏北清乡地区南通特别区公署署长严明也向苏北地区清乡主任公署主任张北生报告:“……查清乡工作展开伊始,该暴徒胆敢结伙持械行凶毙伤清乡工作人员,实属可恶已极。除指令该局长、区长限期侦缉,务获归案法办并函知如东特区公署外,理合据情先行备文呈报……”

只是,“暴徒”们果然“来无影、去无踪”,日伪之后的搜捕一无所获。“一枝梅”的威名也从此传扬开来。



杨勇伟的家书



南通档案馆馆藏的相关汪伪清乡公署档案